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跃进一号

普通工等著

7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工农兵创作丛书(7)

跃 进 一 号

普通工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· 1958 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兩篇短篇小說。

“跃进一号”写哈尔滨第一台拖拉机試制成功的經過，描繪了工人的忘我劳动，大胆創造的冲天干劲。“开端”写一个剛参加汽車厂工作的女青年工人，如何在老工人的高貴品質的影响下，培养了自己对工作的热爱和責任心，同时描写了工人中間个人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的斗争。

工农兵創作丛书(7)

跃 进 一 号

普通工等著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0146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 6 9 字數 31,000

1958年10月第1版

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 定价 (5) 0.13 元

目 次

跃进一号·····	普通工 (1)
开端·····	束 棘 (36)

跃进一号

哈尔滨松江机械厂 普通工

一

“当！当！”朱永彤由农学院的一位同志陪着，用铁锤砸坏了库房的大锁。那个同志说：

“看你用哪一台吧？自己找找看。”

朱永彤在许多拖拉机中，找到了一辆捷克新式“热特”拖拉机。他爱抚的仔细端详这部机车，从机身到机座，从上面看到橡胶带，都仔细地看到了。

“小伙子，开走吧！到家再仔细看。”那个同志催促他。

“哦！”他有些躊躇了。他还从来没有开过呢，虽然他是内燃机专科毕业的学生。

可要想找到一名司机是非常困难的。他只好跳上机车，凭学过的知识和多年来在工厂工作得来的经验，上了油，摇着了火，一踩油门，挂上一号闸，机车轻轻地移动了，开出库房大门。然后跳下车，轻声问：

“同志您貴姓？您是——”

“我是校長，我姓李。我代表學校預祝你們成功！”

“呵，李校長！太謝謝您了！”朱永彤跳上拖拉機，緩緩的開向和平大路。

這還是一件沒有公開的消息呢，校長昨天回來宣布：省里決定要這個廠試制拖拉機，要求試制的時間越短越好，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。究竟多少天能造出來呢？對這個一向是製造新农具的機械廠來說，誰都還沒見過捷克拖拉機是個什麼樣呢！

最緊急的任務是要在今天中午以前把技術資料找來，然後才能研究改裝，編排整個試制計劃。明天就是春節，今天如果找不到技術資料，春節一放五天假，就要拖延一星期。所以，今天一上班，黨政工團和兩位工程師就開了“碰頭會”，決定分頭出發，搜集技術資料，十二點以前務必趕回來。

朱永彤來到農學院已經將近十點鐘了，好容易在總務處找到了李校長，他還以為李校長是個辦事員呢。朱永彤一來到就羅羅蘇蘇，喋喋不休的向人家“蘑菇”起來了。可是翻遍了技術資料箱子也找不到一張他所要找的紙片，最後在庫房的賬上找到了一台這種型號的拖拉機。朱永彤樂壞了，心想：“有了實物，回去測繪，同樣是技術資料。這就算成了十分之九。”不巧，管倉庫的又回家過

年去了，学校正在假期，找不到开庫房的人，校長最后和他一道把庫房鉄鎖砸坏了。

二月中旬的哈尔滨，还没有过完严寒的冬季，春节前后，哪年都要特别冷上几天。西北风里夹杂着碎雪片，象千万条銀色的蛇在地上窜来窜去，风雪向朱永彤臉上扑打着，他把脖子縮在皮茄克的領子里，放开三号閘，行駛在偏僻的小道上，他担心在大街上会遇到交通警察向他要“司机証”。在一拐弯的时候，手不好使了，他怔了一下，才发觉两只手冻僵了，脚也麻木了，身上越来越觉得冷起来。他赶紧跳下来，走动走动搓搓手，又跳上了机車。

拖拉机开到工厂正赶上午休，很多工人圍上来，議論着：“嶄新哪！哪一国的？”“老大哥的唄！”“怎么沒见过？”“弄来这家伙干啥？”“厂長来了，問問他。”

“厂長，弄这玩艺干啥？”一个工人問。

“咱們做嗎？”一个叫二祿的工人故意打趣。

“咱們能做得了嗎？”厂長反問了一下。

“怎么不能做？就看你厂長有沒有决心吧！”老工人丁士林笑嘻嘻的“將”了厂長一軍。

“决心得你們下，你們敢下保証，我就有信心。”厂長笑着走近來在張云江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說：“你是老內燃

机手了，你說呢？”

“我見了这玩艺，心里特別痒痒。”

“这回別痒痒了，讓你过足癮，咱們做！”

“真的？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現在。”

这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真是使人又惊又喜。跟往常一样，消息很快的傳揚开来，象大风卷起了松花江水，誰还能抑制住內心的激动呢！

二

會議室里烟气弥漫，科以上干部在开会討論与編制試制計劃。意見几乎是一致的，各个职能科都搶着发言，提出自己的保証。只有楊工程师靠在牆角的沙发上，一支接一支的抽香烟。他没表示热烈贊同，实际就是有不同的意見。他这个人向来是这样，遇到他不同意的事情时，就拚命抽烟，除非事情逼到他的头上，他才会提出他的看法。

會議碰到的唯一的、也是最后的一个問題是時間問題。多少時間完成試制任务，这成为會議爭論的焦点。

行政提出来要在“五一”以前完成；党委又提出来能不能再爭取提前点？大家的意見很不一致，爭論起来。王厂長看了一眼楊工程师，說：“技術部門，特別是工程师，要亲自領導試制，而且計劃一經确定，要絕对的保証

在預定的期限內完成。”楊工程師不能再緘默了。他慢騰騰地站起來，開頭說了一些試制任務的光榮與重要性，接着提到應該用大躍進的精神去完成試制，最後才談到他的“幾點不成熟”的意見：

“……時間問題應當取決於我們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。第一，我們的設備陳舊，不全。用造農具的設備一下子改成造拖拉機，這是很難勝任的，其中有很多精密部件恐怕咱們造不了。第二，是技術力量弱。首先是技術資料缺乏，現在僅有一台拖拉機，和一本‘零件目錄’，要測繪，要改裝設計，實測，審核，制圖，作技術卡片，規定工藝路線……一連串的准备工作需要完成。第三，是工具和材料。很多材料要化驗；所有的工具要做專用工具，正常生產任務很忙，又不能抽出更多的人。最後是工人技術水平問題。”他說到這里搖搖頭，又換上一支香煙接着說：“工人沒做過拖拉機；拖拉機是我國過去不能自造的東西……。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煙：“我們前年試制播種機是二個季度；去年試制雙輪雙鐮犁是三个月；下半年要試制康拜因，計劃是一年零三个月，後來沒有做。這次試制拖拉機，我以為‘五一’以前要完成，還得把很多部件包給外廠去加工。當然……也許我的看法有毛病……。”

他的話確實引起了騷動，有幾個人同意了他的看法；有些人沒考慮成熟，不出聲。有些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，這時黨委李書記站了起來，說：

“我認為楊工程師考慮的問題，似乎是很有根據，但是他忘記了最主要的一點，就是工人的干劲！我想這才是決定整個試制任務的唯一根據，用過去的情況來和今天比較，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，今天是大躍進的時代。不信，咱們去找工人問問……。”

“李書記，不用找，我們來了好久啦。”一下子闖進了二十多名工人。他們聽說要做拖拉機，老早就跑來了，等着報名參加試制。女秘書不讓他們進來，他們蹲在走廊里听着。現在突然闖進來，把大家給怔住了。李書記停頓了一下，笑着說：

“你們來的正好，方才我和王廠長準備請你們來開會的，現在兩會並在一起開吧。你們說說，咱們要試制拖拉機，得多長時間？”

“我們工人保證，要我們啥時候完成就啥時候完成，只能提前，不能拖延，”張云江鎮靜的回答。

“有人說，咱們的設備、工具落后……”廠長插上來提出了問題。這時設備工具班長丁士林走上來說：

“就這套設備，做飛機也行，吳運鏢能用二只手做大炮，我們有這麼多設備不能做拖拉機？”

工人們一個接一個發言，證明他們一定能做成，又提出了保證。

問題就這樣決定了。接着是挑選參加試制的人員。由李書記、王廠長、朱工程師、老姜頭、張云江組成試制委

員會。決定試制人員一律春節不休假，二月十七日，就是旧年的除夕，算作試制开始的第一天。許多工人爭着報名，有的全組提出了保證，試制委員會一直到下午八點，才算結束第一次會議。

三

夜，除夕夜，多么不平靜的夜啊！

不是鞭炮聲惊扰了貪玩的孩子，也不是除夕豐盛的夜餐忙坏了家里的主婦，是試制拖拉機的事情攪动了多少人的心啊！

朱永彤在翻看一厚本一厚本的中文、外文書籍。他在仔細的搜尋与对証每一个機件用料、性能和操作方法。樂姍端过来一碗餃子放在他的桌子上說：“吃吧！一天沒吃飯了。”她知道他正在考慮着一件严肃的工作，不能和往年的除夕一樣，在一起談家常，吃餃子，然后去參加化裝舞會了。她只好尽量不打攪他。他呢，哼了一聲，还是翻着書，想啊想啊，出神的想着，忽然失聲的、自言自語的說：

“真可笑！”

“可笑什么？”樂姍問他。

“噢，噢，餃子。”他想支吾过去。

“餃子？口味不好嗎？你还没有吃呢！”

“噢。”他笑了。

他是想起了过去。在翻看大学学习时的書籍中想起了学校生活，想起了一九五二年春天。那时他刚从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这个制造农具的机械厂。工作不到两个月，就忍不住的去找党委李書記：

“李書記，我想要求調动一下工作。”一進門他就說出了多日来苦苦思索的問題。

“嘿？怎么？你先坐下。”李書記用不解的眼光看着他。

“我想調动工作！”他坐下来重复着这一句話。

“这里不是很好嗎？为什么要調动呢？”

“我是学內燃机的，不能搞新农具。”

“唔！是这样。为什么不能呢？”李書記望着这个年輕的小伙子，臉上挂着微笑的皺紋。

“学非所用，这是浪費人材。”他的直率勁使得李書記更加喜欢起来，但他并不直接回答他的問題，他沉吟了一下，把椅子往前拉一拉，反問了一句：

“你知道我是学什么的嗎？”

“……我不知道，”朱永彤被問住了。

“你是大学毕业，我也是大学毕业，只是学的專業不一样。”李書記站起来，走到長桌子前面，点起一支香烟，望着天花板，好象冥想着什么。“我是‘軍大’学軍事的。喏，你看，十八岁上軍大，学了一腦門子枪炮子彈、投彈、射击、进攻、冲鋒！”

“那——”朱永彤并不觉得奇怪，他知道李書記是个转业軍人。

“现在和你一样，也是学非所用？”

“那，您那是现在不需要了，”朱永彤怯懦的說。

“这才是胡扯！应该說是很需要。我不是一个不合格的軍人，那时全国范围内战争也很紧张，人家都进关了，單把我留了下来，政委和我說：‘老李，应当祝賀你，上級决定讓你转业到工厂去。’我一听就急了，这是什么話？还祝賀我！我跳起来就嚷，政委只是笑，笑的我沒有法了，只好再坐下来說軟的：‘政委，我打一參軍那天起，就把自己交給革命了，我又沒犯什么錯誤，为啥革命不要我了？’这句话把政委說惱了，他板起臉來說：‘誰說的？你以为革命就是当兵打仗嗎？革命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新中国，你到建設崗位上去，正是为了革命的需要。誰都一样，国民党消灭光了，咱們都得搞建設去，你还成了先鋒队了呢！’我还想說几句，可是政委又开了腔：‘要革命就得先服从革命的需要。去吧，收拾行李，晚上开欢送会，明天就走。’就这样，我来了。

“我到这个工厂时；厂里才九十多人，現在一千多人的大工厂倒沒你干的？浪费你这个人材？”

朱永彤笑了。他想这書記多有意思呀。他又吞吞吐吐的說：

“我到这来是想做拖拉机的。”

“要做的。不过目前不能做，做出来也没人要。你想想看，一家一户的互助组能用拖拉机吗？你得先把新农具做好，拖拉机才能下乡，到那时候，怕你又不敢干了！”

他想到这里真觉得当时幼稚可笑，真是这样，现在可不是有点不敢干了嗎！于是他失声的笑了。

四

也是这个夜晚，張云江早早就躺在床上，他对老婆說：

“弄什么东西輕一点，把孩子帶到一边去，別悞了我睡覺。”

“喲，睡覺？大年除夕不許睡覺。”

“去个蛋的吧！沒工夫扯那套了，明天我得去做拖拉机，以后說不定几夜不睡覺呢，趁空先睡个够。”

老婆知道他的老毛病，一提起生产就什么都不顧了。可是今天三十晚上不过夜就睡覺，真使她不高兴，她为他准备的白干酒、三鮮餡餃子都白費了！老太太干活也不上勁儿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問：

“还有酒呢，喝不喝？”

“睡覺，喝啥酒！”他有些不耐煩了。

“吃餃子时候再叫你？”

“咳，那里来的这么多話？沒和你說嗎，睡覺，睡覺！剛要睡着，給吵醒了。真嘮叨。”

又过了一会儿，她把小儿子小柱叫过去，悄悄的和他嘀咕了两句，小柱子很高兴的跑上来：

“爸爸，爸爸！我要炮，給我炮。”

張云江无可奈何的說：

“你也来捣乱！沒有炮，去玩兒，爸爸要睡覺。”他最喜欢这个孩子，只要他在家，誰也不許碰他一下。

“不，不！媽媽說你有炮，給我給我！”孩子搖他的頭。他知道这都是她出的坏主意。給了小孩一角錢算是把孩子哄走了。

其实他睡不着覺，他在翻来复去的想着自己的心事呢。

張云江从小就在一个叫作克尼茲的德国資本家那里当学徒，專門学习修理內燃机，但他干了十几年，变速器里的八字螺旋齒輪，資本家从来不讓他插手。据說这种齒輪要求的精密度非常高，一般的人家修理不了，配件都是进口貨。他在想：这个厂子就这么几台破床子怎么做的呢？每逢一有这种活，德国人总是亲自动手，半夜在那一間永远也不打开的小房子里做。有一天下班了，張云江偷偷的留下来，爬到天棚頂上，借着泥土剥落的小縫，偷偷地看資本家干活。屋子里只有一架自己設計的极簡單的銑床，銑刀上在特制的卡盤上，就用这个东西，作出了精密的八字螺旋齒輪。張云江一連三个晚上都从天棚进去，从小屋的汽眼爬出来，把这台床子的構造，使用方

法琢磨得清清楚楚，并且还画了一张草图。

不知怎么一来，讓資本家发觉了，說是半夜開了賊，丟了最值錢的东西。三天以后，張云江被警察局抓走了。一頓大馬棒，灌凉水，然后送到北端作勞工。老婆、孩子丟在家里沒人照顧，大儿子病死了，剩一个姑娘想送給人，媽媽还舍不得，这时張云江偷着跑回来了，偷偷的帶着老婆、女儿跑到哈尔滨。

这么多年了，他总想要試試他偷来的手艺，可是总沒能实现。他想，这一回該用着它了，明天找老丁給照样做上一台……。他想着：修理这些年內燃机了，就沒見過一台中国造的，現在自己將要亲手制造拖拉机了，怎么能使他睡得着呢！他翻身爬起来：

“柱他媽！拿酒来！”

“哟，我的天！怎么睡着睡着又要喝酒？”

“睡不着！”

“讓酒給饑的呀！”她把燙好的酒，和两盤子冷葷摆在桌上。

五

这夜里，老师傅丁士林是最不痛快的。

他独自一个人，悶悶的喝着酒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为什么这个参加試制拖拉机的名單偏沒有选上他这个老劳模。在以往沒有一件事他不走在头里的，可是如今这个

大喜事偏偏把他留在外面，着实使他不痛快。

一下午他就沒閑脚，党委、厂長那里跑了七、八趟，他們都說“正常生产很重要，必需留下适当的人掌握。”他开始埋怨自己了：当这个倒运的班長干什么！咳！看来是一点办法也沒有了。

鎖他娘走过来，望着他，生怕他喝醉了酒。她知道这个好說好笑的倔老头有了难解的心事，她有什么办法呢？人家是生产上的事情，插不上言。她只是說：

“少喝点吧！孩子們都睡了，你跑了一天也該休息一会儿了。明天一早起，人家就給你拜年来呢！”

“再燙一壺，等長祿回来和他說說再睡。”老头想起大儿子是最有主意的，和他研究研究也許会有个办法。

“你跟我說說，也許能有个主意呢！”

“你？說也白搭，你和長鎖睡覺去吧！”

“長鎖也跟他哥哥嫂子去咧。”

“人家跳舞，小孩子也跑去干啥！不是告訴他了嗎，別讓他黑天滿处跑！”

“脚在他腿上長着，你不讓去，他自己不会去！”

“怎么？脚在自己腿上長着？唉，唉，对，对，去的好，去的好。”丁士林从这句话里象是找到了什么，重复了好几遍。鎖他娘被他給說糊涂了，还以为自己的話說錯了，不断的低头看看地板和自己的脚尖。丁士林忽然說：

“不喝咧！你把我的行李給预备预备吧！”